

小說月報叢刊第五十四種

新猶太小說集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新猶太小說集

1924

## 目次

- 禁食節……………潘萊士著……沈雁冰譯（一）
- 貝諾思亥爾思來的人……………拉比諾維奇著……沈雁冰譯（二〇）
- 冬（劇本）……………阿胥著……沈雁冰譯（四三）
- 淑拉克和波拉尼……………萬特羅夫著……沈澤民譯（七〇）

# 禁食節

新猶太 潘萊士 著

一個冬天的晚上！雪拉靠近煤油燈坐着，正在縫補一雙舊鞋。她工作不能快，因為她的手指凍得半僵了；她的嘴唇也凍成青紫色了；她時時放下活計在房裏來回走着，想走熱她的一雙冰腳。

床裏的稻草褥上，睡着四個小孩子——〔床的〕兩端各露出一對小腦袋——蓋着些舊衣服。

有時這一個孩子身子一抖，有時那一個孩子一跳，擡出一個小頭來，悲哀嗚啉的聲調叫着『餓呀！』

『靜靜兒睡罷，心肝，靜靜兒睡罷！』雪拉安慰似的說。『爸爸立刻就要回來，

帶些精美柔軟的麵包給你們。我總叫醒你們來吃就是。」

『還有點兒熱的東西罷？』孩子們啜泣似地問，『今天我們還不會有過熱的東西呢！』

『熱的東西，也有。』

但是她不能相信自己說的是什麼話。

她擡眼向屋中四下裏一看——無論如何，或者也還剩着一件什麼東西她可以拿去典當罷……沒有東西呢！只剩得空虛蕭條的四堵牆壁。一個破碎的火爐——一切都是黏溼而且冷冰冰的……火爐煙突的架上放着兩個三個的破碟子……火爐上放着一盞舊而毀傷的洋燈。屋頂的橫樑上，有一支釘，還掛着一些燈上遺下來的爛片碎段。兩個空床，沒有枕頭——此外就沒有東西了，再也沒有了！

過了些時，孩子們也都睡着了。

雪拉看着他們時心也痛了。

忽然她的一雙哭紅了的眼移射到門口。她正聽得有腳步聲兒，沉重的腳步聲兒，落在那到下層室的扶梯上……洋鐵桶碰在牆壁上鏗鏘的聲響，忽而在左，忽而在右的，也聽得見了。

一線有望的光明現在又浮出在她那滿罩濃霜的臉上。

她把兩脚自相磨擦了兩三次，便踉踉跄跄立起來，走到門口。

她開了門，就從外面進來了一個面色灰敗肩膀廣闊的猶太人，挑着兩個空洋鐵桶兒。

『如何？』她輕聲的說。

他放下兩個洋鐵桶，除下扁擔，然後回答，聲音更低些：『沒有東西——什麼

東西都沒有！沒有！一個人肯付錢。明天罷！他們都這樣。人人總說：明天罷！後天——月頭（初一）給你罷！」

『孩子們已然一天工夫不曾吃過一口的東西！』雪拉說時，一字一字的頓出來。『正沒有法子，他們現在是睡着——只能叫他們睡。唉，我的苦孩子！』她再也忍不住了，就低聲哭泣起來了。

『你哭什麼啦？』她丈夫問。

『哎，門達爾呀，孩子們餓極了！』她用力——然而無效的——要壓下她的眼淚到肚裏去。

『我們將來怎麼過活呢？』（她忍着哭低聲說）『光景祇是一天壞似一天罷哩！』

『一天壞似一天麼？不，雪拉來，我真替你羞！我們今天此刻比去年此刻已經

好得多了。去年我們沒有食物，也沒有遮蓋（房子）。那時，孩子們整天滾在水溝裏，夜了就睡在齷齪的小巷裏。現在，雖然他們還不過睡在稻草上，卻已有一個屋頂遮了他們的頭。」

雪拉抽咽的聲音愈來愈響了。

她現在想起了她那被奪去的孩子了，去年在街頭被奪去的那一個。受了寒，病越來越沉重，到底死了——死了，好像是死在荒林裏一般——一些幫助也求不到——也沒有一塊地埋他——也沒有一句禱告爲他的靈魂祝福——他死了，只像熄去一枝蠟燭罷了！

他要想安慰她。

「不用哭了，雪拉，不要這樣哭！不要得罪了上帝！」

「唉，門達爾，只要他（上帝）會來救我們，就好了！」

「雪拉，爲你自己身子的緣故，也不欲這樣傷心呀！你瞧你已瘦成個什麼樣子！你不知道麼，自從我們結婚以來，於今正是十年哦，誰還會想到十年前你是鎮上唯一的美人呀！」

「而且你呢，門達爾！你不記得麼？你是被人稱做「勇夫門達爾」的，可是現在你是斷做兩段了，你有病了——你尙以爲我不知道呀——啊，我的上帝！」

她竟放聲哭了，孩子們都在牀上嚇得跳醒過來，又哀號着「麵包，餓呀！」了。

門達爾突然喊道：「那裏會來這種話！今天誰還想吃東西麼！」

孩子們都吃驚，坐起來了。

「今天是禁食節呢！」門達爾接着說，臉兒一板正經的。

過了好幾分鐘，孩子們纔聽真這句話。

他們都問：「這是那一種的禁食節呀？」說時快要哭出來了。

便是門達爾的眼也低垂下看着地板，他告訴他們，今天早上他讀聖經的時候，那本「噴達都西」（按此是指舊約聖書初五卷的專名——譯者）從書桌上墜下地去。「因為這樣，」他接着說，「就宣布今天是禁食節了，那怕是吃奶的嬰兒也欲照辦。」

孩子們都靜靜地不出一聲，於是他又往下說：「今兒這禁食節也和「阿東納蒙日」（按阿東納蒙意為贖罪，即贖罪日——譯者）的那個禁食節一樣，欲從隔夜就開始的。」

四個孩子都從牀裏亂爬出來，赤着脚，只穿着一點兒破碎的襯衫，便在房內各處跳躍，大喊：「我們禁食罷，禁食，禁食，禁食！」

門達爾把肩膀遮住了燈光，免得他們看見了娘的淚珠正在直淌。

「哦，這就夠了，孩子們，這就夠了！禁食節也不是應該跳舞的。到了祝福的時

辰，我們方纔可以跳舞，叫上帝快活！』

孩子們都回到牀裏。

他們的肚餓現在忘却了！

他們中間一個女小孩，開口唱起來了：

我們的上帝呀，我們的王上呀……

在高山……

門達爾渾身抖了。

『唱歌麼，也是不應該的，』他說，聲音裏帶着哽咽了。

孩子們就靜下去，而且睡着了，跳和唱也使他們疲倦了。只有年紀最大的一

個孩子又睜開眼問他父親。

『爸爸，什麼時候我可以行堅信禮呢？』

『還不會到時候，卻也不遠了——再過四年，你一定還欲長得高大而且健壯。』

『那麼到了那時你也給我買一對禱告披巾麼？』

『自然要買的！』

『再有一個小袋來裝我的禱告書麼？』

『唔，一定有的！』

『再有一本小小的金頭的「西得書」麼？』（按西得書是猶太人在家舉行

「踰越節」時用的——譯者）

『有的，靠上帝的福！你必須向上帝禱告懇求，齊塞爾呀！』

『那麼我就遵守一切的禁食節了！』

『是的，是的，一切的禁食節！』（低聲兒加說一句）『世界的主呀，只不要再有像這一個的禁食節——不要像今天的一個了！』

\*

\*

\*

\*

列弘潘萊士 (Leon Perez) 是近代新猶太的著名短篇小說家，猶太新文學自阿布拉莫維奇 (Abramovitch) 以後，曾產生過培倫斯泰音 (Berenstein) 戈登 (Michel Gordon) 拉比諾維奇 (Rabbinovitch) 斯配克托 (Spektor) 潘萊士 等人，詩家有佛洛格 (Froge) 和古爾特佛頓 (Goldfaden) 直到本世紀初，還是著作不歇。但這些文家現在已都死了；現在還活着的文家是阿胥 (Ash) 和賓斯奇 (D. Pinski) 諸人。

潘萊士 是被稱爲『猶太的都德』 (Daudet) 的，所著短篇小說之精奇，在

新猶太文學界中算是獨步。傑作貿易時印成單本後，曾惹起世人非常的注意。這部貿易時是一八九四年的作品，描寫當時的猶太人民的社會生活，教育狀況，都有深意；雖是一部小說，而實隱寓解決猶太問題的微意——只在這一點上，也和斯配克托的三人相似呢。潘萊士曾做了許多詩，最好的恐怕要算結婚樹的歌那一篇。他又曾做過某報的編輯，所著短篇小說尤夥，禁食節這一篇很可以代表他的思想和著作的全體面目。

猶太人現在是被壓制的民族；他們受人唾罵、鞭打、踐踏，所以他們的文學自然而然的全成了同情於第四階級的文學。他們有宗教，他們對於宗教的信仰極堅，因而對於將來的信仰也極堅，雖然是在『溼漉漉的抹布』生活裏，意志終不懈怠，精神終不頹喪，——禁食節裏便含着這種思想。然而在他方面看來，也未嘗沒有對於「公理」懷疑的人；好像佛洛格那首沙與星的詩便是一例，這首詩說的是：

沙與星

月兒光耀，星兒都出來了，  
夜色瀰漫了山谷和原野，  
對着放在我面前的破碎古書  
我讀着，我且再讀一遍喲。

神聖的古代遺訓，

終於很響地對我說：

『如天上的星——我的人民呀，  
又如海濱的砂粒。』

萬能的上帝呀，你既這麼說了，  
你的神聖的意志是不改變的了，  
你的命令指定的地位，  
萬物莫有敢不遵守的呀。

是，可愛的上帝，我們是砂粒是石卵礫，  
我們是散處的，我們是受人踐踏的，  
但是星呢，那些明朗而閃閃的星呢，  
星呢，星呢——星在那裏，上帝呀？

我們看！不悲傷麼？『星呢！星呢！星在那處？』神只教猶太人做了受人踐踏的

砂粒，詩人怎麼忍禁得住不喊出抗議的聲浪？再看他的猶太兒童一篇

猶太的兒童

沒有空氣的陰森黑暗的所在，

也不會有太陽光；

你可也注意到那邊的盲目的爬蟲麼，

他要爬到何方？

在此地上，又在黑暗裏，

爬蟲出世了；

他的命運……就是永久在

地上爬。

猶太的兒童呀！

和爬蟲一樣，在黑暗與絕望之中

你就過了你童年的全部的昏沉歲月了！

你的母親在搖牀旁邊

搖你，

唱〔給你聽的〕歌，沒有和平也沒有可貴的

自由。（方括弧內的字乃譯者加入）

但在彼處花園裏，山野間，  
有玫瑰似紅頰的兒童們  
終日笑、遊戲，  
和空氣一般地自由、活潑。

但是且看，一個突爆的痛苦的怒潮  
正向四下裏延傳，  
要永久潰涌——唉，潰涌出  
悲辛的「搖牀歌」來！

深深的歎息和沸滾的熱淚，

泉水一般地衝出，  
汨汨的聲響闖到你夢裏，  
晝夜不歇。

深深的歎息和沸滾的熱淚，  
痛而冷，

像鬼怪一般地行動緩蠢的，  
就是你的訓導。

從搖籃到墳墓，  
這漫漫的長路永無間斷，

滿林煩惱的樹葉兒遮住了前途，

猙獰可怕而且灰暗可厭！

看了這首詩，可知這位詩人的血正沸騰了。這倒不獨是佛洛格一人如此，便是理想派的文人斯配克托的著作也都是如此。斯配克托的猶太學生與猶太女兒便是面上浮着假笑，心裏隱着冷淚的一部書。更無論阿布拉莫維奇的描寫最下等猶太人民生活的跛者菲西克了。

此外新猶太文學中尚有一個立納慈基 (Linetski) 也是很堪注意的人，他做了一部波蘭童子，表面上是自傳體的小說，實在是借波蘭來襯托自己民族之不幸。在這本書的末節有一段說：

『再會罷！並且你要知道：雖則我失卻我的生活機會，全因受了你們的柔甜

的波蘭教育法的遺禍，但是我離開這世界是快快活活的，並且希望你們經了這「波蘭童子」之後，再不要造出像你們的犧牲者令納刺基那樣的「波蘭童子」來了。

『再不要造出那樣的……來，』這正是著者對於祖國同胞的警告！

猶太和波蘭是被侮辱的民族，受人踐踏的民族，他們放出來的藝術之花豔麗是艷麗了，但卻是看了叫人哭的。他們在「水深火熱」底下，不頹喪自棄，不失望，反使他們磨鍊得意志愈堅，魄力愈猛；對於新理想的信仰，不斷地反映在文學中，這不是可以驚佩的麼？看了猶太和波蘭的文學，我國人也自覺得傷感否？

一九二〇，五，一。譯後記

## 貝諾思亥爾思來的人

新猶太 拉比諾維奇 著

沈雁冰譯

我們成了相識，正像大半在火車上成了相識的人一般，用常用的幾句套話開頭，例如：『你知道這是那一站？』或是，『現在多早晚了？』或是『你帶着火柴麼？』我們立刻成了朋友，倒好像我們彼此早知各人身世的。車到第一站有幾分鐘的停留，他挽了我的臂膊，拉我一直趕到停車場的酒排間，而且不問我能喝不能喝，叫了兩杯的科葛耐克酒。過一會兒，他對我提議弄些東西來吃，我們看了餐室裏食櫥上擺的「樣菜」，就點着要幾樣，那時他又要了兩杯啤酒，自吸了一枝雪茄，又敬我一枝，我們的交誼竟是極固結的了。

『我想老老實實，不是恭維，對你說，』我們重復進車廂坐定的時候，我的新

朋友開言，「你使我歡喜。這或者你不相信，但我第一眼看見你時，就歡喜着你。我立刻對自己說：『有個可以談談的人了。』你要曉得，我原不怕鑷天坐在車裏閉了口像一個蛤蜊。所以我就坐了三等車。平常我總是坐二等的。你聽我說，我如果想坐頭等也可以坐。或者你以為我是吹牛麼？請看這裡。」

一面說着，我的新相識就從褲子的「後袋」——（譯者按這是褲子上正當臀部的那一個袋）裏扯出一本小小記事冊來，冊子裏夾着一大捲的車票，把手拍了一下，旋又插入褲袋裏。

『你不要看着詫異。家裏還多着呢。』

我留心細看這位不是等閑人的同路旅客，竟簡直看不出他有多少年紀。可說他也許有四十歲了，但又可說最多只有二十八九。他的臉是圓的，剃得精光，而且晒得很黑。沒有一些鬚鬣的影踪。有一對小小的帶油光的笑眼。總而言之，他是

一個短胖靈動愉快的人，舉止簡練，服裝華美。我喜歡看見穿着像他一樣的人；雪也似白的汗衫扣着金鈕子，華貴的領結上插着美麗的針，一套英國上等哩噠做的最時式的衣服；一雙皮質細軟，擦得很亮的靴子；手指上戴着一個重而精緻的金戒指，嵌一粒金剛石，映着太陽光射出千把條彩色來。只這戒子，怕不值四五百個金鎊。

『是的，是的，我的好朋友。你看見，我坐二等車很不難。你想來我是要省錢麼？錢，我是不在乎的。你相信也罷，不信也罷，我實在是喜歡三等。我喜歡三等，因為我是個嗜好簡單的人，我喜歡平常人。我是一個你們所謂的平民主義者。我是從梯子的腳邊爬起來的——最低下的一級。』

我這位朋友說這話時，彎了身子將手掌靠近地板面一擺，比擬他的出身是怎樣的低下。

『我爬上來，一直高去高去了。』

他的手掌擡起來向上又一擺，比擬他現在的高貴。

『我並不是一下子就成功的。凡事總不要求速成。我只是不歇的向前進，過一刻，加一茶瓢。最初我是一個不上臺盤的小脚色，我是說一個小脚色。對你說，就是做到算得是小脚色中間的一個，也要許多時候呢。我每回想到做孩子的時候——這話信不信由你——我根根毛髮直豎哩。我無論如何不願多想。我不許我的腦筋去想。或者你以為因為這是不樂意的，以為我羞提起我的出身。然而不對，我對個人講我的出身。倘然有人問我是那里人，以及旁的話，我總不覺得羞的告訴他，我是生存在沙區麥根的。你知道這地方麼，沙區麥根？這是屬於柯脫蘭的小鎮，離米都不遠。這是一個小鎮，倘然我如今要買他，能夠全個兒買來。那怕這地方或者如今變大了。大不大我不曉得。但在我那時，全個沙區麥根——信不信

由你——可以從這個人的手裏轉到那個人的手裏，和市場女人的一籃菜一般。

『就在這沙區麥根，我長大成人。在那里的事情，我最不能忘懷的，就是吃耳光，挨打，被打到眼前火星直冒，身體上紅一條青一塊，而且一天到晚的餓肚子。我是一生下來就挨餓的。第一件事我記得起的，就是餓；餓和發暈。你知道松脂這東西麼？這是松樹幹上流出來的脂膏，拉胡琴的人用來代松香的。我簡直就靠吃這松脂過活，信不信由你，這樣過了一個整夏天。這年的夏天也就是我的後父，一個大鼻頭的裁縫，扭我的臂膊脫了躑，而且把我從母親屋裏趕出。我從沙區麥根逃到米都。你看我的手，仍舊看得出傷癥呢。』

我的新相識擄起袖子，露出那隻以我看來簡直是完全健壯的臂膊來。

『我流落在米都，肚裏半餓，身體半裸，一直在貧民窟裏混到找得了第一次的工作。這倒實在不是一個壞工作。然而那個老人的怪脾氣卻難伺候，他永遠不

會滿足的，一刻也不會。他一天到晚的罵我，啐我，磨折我。他一口咬定，說我不照了他要的去。我到如今還是簡直不知道他要什麼呢。他這壞脾氣的老傢伙真可怕可恨。但是雖則如此，他倒替我造出許多的神話來。他常常吹牛，說我的父母都已投到基督教裏，而且受過洗禮了，而且想把我也受洗，他親自救我——這是他冒的大險——出了基督教徒的手。我哭喪着臉，沒奈何只好恭聽他這些神話。聽倒也罷了，他還要我背誦一遍他這些謊話呢。

『立刻我就知道我的這位禱告引導人很不能和我合得來，所以我跳出了這圈子，逃到立巴去。在立巴又有一時餓着肚子，後來到底加入一個貧窮的殖民隊裏。這一夥殖民正想乘那第一班開到貝諾思亥爾思的船，離開立巴。我求他們也帶了我去。他們說他們沒法幫助我；這不是他們能做主的，這要看那個委員的意思。委員決定誰該去，誰不該去。所以我連忙跑到委員那里，哭，求，用盡我的心力，』

總要叫他送我到貝諾思亥爾思去。

「你就打死我，我那時也不能告訴你，什麼叫做貝諾思亥爾思。因為別人都要到那邊去，我也要去。不等我們到了貝諾思亥爾思，我已經曉得我們實在要去的地方另是一處，（不是貝諾思亥爾思）貝諾思亥爾思只是一個分發所，將我們分發到不同的命該如此的地方去。我們一上了岸，我們的名字已經落了册子，我們又被用船載到一個地方，這是亞當自己從來不曾見過的地方。你聽我說呵。那里一點東西都沒有的。但是他們硬要我們工作。你要曉得那是何種的工夫麼？你還是不問罷。我們在埃及的祖宗一定從來不曾做過我們所做的這工作。而且他們受的一切痛苦，據那些講到他們住在埃及時的情形，故事看來，不及我們所受的十分之一呢。古來的傳說有一段講到我們的始祖不得不用手挖泥製甌，蓋造起 Iason 和 Ramsey 來。那還是濶綽的！敢是他們也曾經像我們一樣用

他們的赤手空拳去開墾不毛的平原？生滿了多刺灌木的平原麼？敢是他們也會經徒手去捉大的野牛，頭角一挑就可以殺死人的野牛？而且也會馴伏那先須追趕一百多英里的路，方能捉到——常常失敗呢——的野馬？每夜的蚊子就活活的咬死你。吃的只有陳年萬古的餅乾，味兒像是石頭做的。喝的是膠水也似厚濁的污水，水裏滿是翻筋斗的小蟲。信不信由你，當我在清水裏照見了我自己的臉，我嚇了一跳。皮膚脫了，眼發紅，手和腳都撕破出血了。

『你竟至如此，沙區麥根的梅多克呀！』我對我自己說，不禁破聲笑起來。就在這一天裏，我對不起那些大牛，野馬，乾燥的草地，厚膩的污水，恕少陪了，拔腳就向貝諾思亥爾思去。』

『我猜來現在到的這一站一定有個好的酒排間。查你的停車時間表，看有沒有時間去吃喝一些？吃了振作些精神再談。』

用過一些點心，吞嚥了些啤酒，每人又一枝雪茄——的真是貝諾思亥爾思來的哈伐那牌——我們又進車坐下，我的新朋友繼續講他一生的故事。

「貝諾思亥爾思，等我告訴你，是上帝創造這世界以來的第一個好地方。你到過亞美利加麼？到過紐約麼？沒有從來不曾到過麼？那麼到過倫敦麼？沒有到過馬德立德麼？君士但丁堡麼？巴黎麼？這些地方你都不曾到過麼？那我真沒法告訴你貝諾思亥爾思是像什麼地方了。我只能說，這是一個大海，又是一個地獄，地獄而又是天堂。我意思是說在有些人看來是地獄，在另一批人看來卻是天堂。如果你睜大了眼睛而且一擊個正着，你就能發財了。由你相信不相信，街道上也有黃金，俯拾即是。真的，人是在黃金上面走，只要彎下身子，兩手就可以捧起一掬來。但是，你彎下腰去捧的時候，可要留心有人來踏在你身上。要免避這一切危險的祕密法門就是決不可一動不動的站着。不要立定了顧慮有沒有危險。不要管什麼

主有權不主有權。無論什麼事，去做。做酒店裏的酒保，也好；做商店的小夥計，也好；在酒排間裏當洗碟子的差，——也好。在街上喊賣報紙——也好。替狗洗澡——也好；喂貓飯——也好；捉老鼠——也好。總而言之，什麼都好。這些我都試驗過。但只學得了一樁乖。你若替別人做工，你就終身成個可憐的小鬼；這祕密是要叫別人替你做工。上帝造出這世界來，原要別人汗流滿體的造出啤酒來讓我們喝，或是汗流滿體的造出雪茄來讓我們吸，我們還要怎樣呢？管機關車的機工開車，火夫鏟煤，路工加車輪上的油，而你和安安穩穩坐在這車廂裏談故事。如果你不喜歡這樣辦，你惟有重新另造出一個世界來呵！』

我對我的朋友看，更加詫異他究竟是何等樣的人了。一個暴富戶罷？從前是美國汗血勞工現在也有自己的布廠罷？也許真正是個實業家或是個廣有市房的房東。或者竟是一個專收利息的資本家。但我還是不管他罷。他會把他的故事

說得更好，倘然我不打斷他的話。

『由你不相信也罷，我不是賊，我不是強盜，我不是騙子，我是一個誠實的商人。我交易是劃一不二的，我童叟無欺，我買我所有的。你們那些盲交瞎易都和我  
不相干。我賣的貨世界上人都知道，但不說起爲什麼呢？因爲這世界是太聰明了，  
太伶俐了，他們不願把黑的叫做黑，白的叫做白。他們反而情願把物事都顛倒了，  
以黑爲白，以白爲黑。』

我更加切心的看察這位從貝諾思亥爾思來的朋友，而且肚裏自說：『上帝！  
到底他是什麼路數？他的職業是什麼？爲什麼他這樣喃喃不休的，黑白，白黑呢？』  
但是我到底忍住了我的衝動，不打斷話頭去問他：『我的好先生，到底你的  
是什麼？』而讓他講下去。

『且慢——讓我們看，這是什麼地方了？——呵，我在貝諾思亥爾思的營業

呵。但是我的營業並不在貝諾思亥爾思。如果你要弄得不錯，我的營業是在全世界的——在巴黎，倫敦，布達配思脫，波士盾。不過總店是在貝諾思亥爾思。我們現在不是在貝諾思亥爾思這真可惜。不然，我可以引你去看我們的總務室和我們的書記。一切我的書記都過得好好的，和陸士甲一樣。我們嚴守八小時工作制。店裏的小廝，我都和我自己僱的一樣看待。你知道爲什麼？因爲我自己也僱有一個小廝。現在我們主人有三個，先前只有兩個。我是這店生意上的右臂膊。我可以說，都是我一肩挑的：進貨，估貨價，選貨。我要一切事都經我過目。由你相信不相信，我只要對一件貨色看過一眼就能說出這貨值多少，可銷何處。但是在我們這生意場中，單有好眼力還不够。一定還要有一個所謂尖利的鼻頭，你必須對於新的生意有尖利的嗅覺，那處是有好生意可做的，那裏似乎是要碰釘子的。只要錯了一步，你就完了。僅僅小事上錯了一點，大衆就要在你後邊猖獗了。報紙上也要有

一些攻擊來了。報紙是時常預備和我們打架的。倘然被他們找得了一點題目，那是他們最快活不過的。我這話的意思並不是說我們做了違法的事情。警察是向着我們這邊的，倘然我告訴你每年我們化的警察費，你會嚇昏哩。一萬二萬的賄賂真是小事，我們第二天早就忘記了呢。」

說到這里，他做個手勢向車窗外一扔，似乎丟出了幾千個馬克去。他手這一揮，戒指上那粒金剛石閃閃的放光，這位從貝諾思亥爾思來的人略一停頓，朝我細看看，是不是他這莫須有的幾千嚇壞了我。

『再者，如果有人化多了些，你猜來我們中間要起磨煩麼？我們店裏的股東都是互相信任的。我的意思是說我們三個人。我們各無閒話，不論這警察賄賂費用了多少。對於費用一節，我們彼此都是深信的。我們各無閒話。沒有一個人隱藏一句話不說。如果有人想隱藏；只是他自己吃虧罷了。我們彼此相知到極點。至於

我們營業的地方麼？我們熟悉全世界的情形，猶之熟悉自己的大衣袋。每人有他自己個人的代派處和偵探。你猜什麼？根基在互相信信的營業是不會出岔……你以為我們大該就這一站下去走走，而且再喝一些潤潤喉嚨麼？」

突然的喊着跳出來的這句話，我的同伴捉住了我的臂膀，我們一同趕到車子的出口，這時車子正慢慢的停下來了。在站上的酒排間裏，我們要了兩杯檸檬水。我的朋友囁嚅的直吞，像是渴到不可忍耐了。但我卻一刻不忘的疑怪着他的營業。爲什麼他如此濫化錢？爲什麼他必須要全世界的警察都在他袋裏爲什麼他要代派處和暗探？他做的生意是那一門的不正當的私商？偷金子麼？造假金剛石麼？或者他只是個發昏的誇大狂者，也許就是那抱着一出了門便要留個大印象這種野心的東西麼？這些人我們行商中給他們取個諱名——叫做「批發人」。不管他怎的，我們還是各人取了支新雪茄，在車子裏重複坐在老位子上，而

這從貝諾思亥爾思來的人滔滔的說下去。

『且慢，我們講到那里了？』講到我們同店的股東。我是指現在的股東說。從前他們是我的東家，我是我說過的，他們的書記，他們的小斯。若說他們是壞東家，那我這話是說謊了。我那時像狗一樣，的忠心待他們，他們安能待我壞？他們的一塊錢，我看來和我自己的一般。而且因為顧着他們，我結了冤，大冤家。是呵。有一時，別人想毒死我，因為我向着了他們。這毒字我是指字面上的意義。所以我說自己是個忠心的奴僕，倒不是誇口。自然我也不會忘了自己；決沒有一個人應該忘了自己的。一個人應該時時腦中記着今天只是今天活着，明天……呢？！哈哈！只想着別人是無意識的事。我沒有手麼，腳麼，舌頭麼？難道我不知道他們不能一天少了。我。我們這生意中是有秘密的；許多許多的秘密。比別的生意多得多。所以我把這事想了又想，到底在一個晴明的早晨我走到我的東家們那里，對他們說這一類

的話：『再會了，先生們。』他們定睛對我看。『你這話什麼意思呀？』『再會了，』我說。『那就是說，』『再見罷。』於是他們說，『麻煩的是什麼？』我說，『需要多少時候呢？』於是他們又互相看了看，問我有多少錢。我就對他們說：『不管數目多少，應現在的需要總是夠的，而且倘然初做起的時候數目真小，那麼上帝是我們的父親，貝諾思亥爾思是我們的城。』自然他們是諒解我了。爲什麼他們會不諒解呢？因此從那一天起，我們同是股東了；三個股東，每人有相等的分內的事。我們是不分彼此的。不論上帝給我們的天賦怎樣，我們各人是相像的……我們也不妨礙各人的做事。我們怎會自相妨礙呢？我們做得很好，我們的營業一天一天大起來。世界是愈加大了，我們的貨物更值錢了。各人從公共的資本裏拿他個人所需的費用。我們都是自由的化錢人。單說我罷。我沒有妻，也沒有子女。由你相信不相信，隨你的便，我的費用要比一個有妻有子的普通人的費用多上三倍呢。

每年我化在慈善事業裏的錢在大多數人看來確是一宗大進款。你知道麼，幾於世界上沒有一件事的身上我不化錢；貧民院，醫院，流民窟，音樂會，貝諾思亥爾思是個城，此外還有許多的村鎮。巴勒士丁，由你相信不相信，化了我許多錢。不長久之前我得了在耶路撒冷的一個猶太機關的來信。這是一封精緻的信，畫有大衛的臂膀，和一個大圖章，而且有祭司們的簽字。這封信是直接寫給我的，用了這一個好的稱呼：「敬上光榮不凡偉大的君子人，馬特却。」啊哈！我肚子裏尋思，既然你們和氣的先生們對我表示這樣多的敬意，我不便不理，倒總得送你幾百。所以你看我是一天到晚送人錢的。

『你猜我的本鄉怎樣——沙區麥根？沙區麥根每年——由你信不信——拿去極大的一筆錢。天天他們還要一些。在沙區麥根出了這件事，出了那件事，簡直不斷的。我現在講的不是那逢節逢祭的恤貧錢。每一個“Passover”（猶太宗

的祭日)一百個馬克這是定例現在我是到沙區麥根去我早就曉得這一去回來時要費我一千。我說什麼?一千麼?就是兩倍這個數目我也是歡喜的。這是小事罷哩。我長久不到那邊去了,自從幼時出來後便不會去過。哈哈!沙區麥根是我的家。我預先料得到全鎮的人都要跂起了脚跟望我。百姓們都要站在街旁看我。到處將有那喊聲。『梅多克來了!貝諾思亥爾思的梅多克!』空前絕後的盛事!聽我說,他們等候我,好像我是救世主。呵,但是他們真窮得厲害!我來時每到一站下車,就打電報讓他們曉得我是來了。我每天打電報:『我在路上。——梅多克。』我本人——由你信不信——巴不得早已經到。我真想再看看這沙區麥根——和那邊的土地親嘴,和衙上的灰塵親嘴!貝諾思亥爾思值得什麼?紐約值得什麼?倫敦值得什麼?巴黎值得什麼?哈哈!沙區麥根終究是我的家哪。」

說到這話的時候,這人全然變相了。他臉上的神色全然變過了。他看去像年

青了些——年青些而且美好些。小小的油光的眼睛燦然射出快樂驕傲戀愛的  
 新光。這愛是純然真摯的愛。我現在還是不曉得他的營業是什麼，那真可恥了。但  
 是他不留些時間讓我想，只是滔滔的說下去。

『你詫異我爲什麼要到沙區麥根去麼？一半是我要去看看這個鎮，一半是  
 我要去看看祖墳，我有父親母親兄弟姊妹們的墳在那邊。全家了。而且我也要定  
 不定沒準，乘這機會娶了頭親。這樣鰥夫的生涯也有些不便的地方。我要去沙區  
 麥根，我的本鄉，去娶親。我要娶一個我們自家的人。我常爲這事寫信給朋友們，請  
 他們替我留點心。他們回信給我，說這事簡直不用你操心，有許多女郎極喜嫁我  
 呢。是呀，我對於這件事也略爲有點心神不定。他們攬憑我在貝諾思亥爾思結婚。  
 由你相信不相信，我要娶個世界上最美的美人也是辦得到的。是呀，土耳其的蘇  
 丹也不及我。但是我時常說：「不然，我要到沙區麥根去娶頭親。」我要個我知道

的可敬的女子；一個猶太女子。也許她是窮到不名一錢的；這不相干。我會供給錢。我會使她的父母安樂。我做她們全家的一個富姑爺。我自己帶她到貝諾思亥爾思，打扮她像一個公主。她不用動一動手指。我使得她和世界上隨便那個女人一樣的快乐，由你信不信。她只須照管家務她的丈夫和她的子女就得了。我的孩子將來要做有職業的人：一個做醫生，一個做工程師，一個做律師。如果也有女兒，那我就送她們到最貴闊主義的猶太女學校（附有宿舍的）裏去。你知道這是那里？是佛倫克否爾。」

說這話時查票員來查票了。頃刻之間，旅客們都亂烘烘起來。要換車的旅客各自拿行囊在手裏。這位貝諾思亥爾思來的朋友幫助我把我的什物聚在一處。他一面做，一面說：

『可惜你就要下車了。沒有人譚譚。真難受的可怕。』

「一個人要做什麼？先顧正事哩。」

「很對。先顧正事。我想我改坐二等車罷。謝謝上帝，我能坐頭等車呢。」

「……請恕我打岔，但是——只要一刻兒工夫。我要請教你一些事。」

「什麼？」

「……我願意知道」——車上汽管放回聲了——「什麼是你的營業？」

「我的營業麼？哈哈！哦，我不是喊賣禱告書的！」

我早已立在月臺上，而這位貝諾思亥爾思來的人，僵出身子立在車門口，他那光滑而自滿的臉色，齒間咬了一枝雪茄，閃閃然在我眼前耀哩。當車子開去了，他回顧對我說的那幾個最後的字，我聽得是：「哈哈！我不是喊賣禱告書的！我不是喊賣禱告書的！」

拉比諾維奇 (Solomon J. Rabinowitsch) 一八六五年生於俄國之泡耳太伐 (Poltava)，在近代猶太文學中是個最傑出的人物。他不但在散文方面創立了新猶太文學的堅固基礎，在詩一方面也有絕大的功勳。他也做戲曲，但不如小說及詩更好。

拉比諾維奇的假名差不多有一打之多，但他最喜歡用而常用的假名卻是“Sholom Aleichem”，這是個猶太字，義為『願你平安』而且亦是兩猶太人相見時的常用問訊語。拉比諾維奇特選了這慣聽見的吉祥語做假名，來發表他的短篇小說；——幾乎他的短篇小說都是用這名字發表的。他的短篇小說於滑稽之中又含哀痛，於淺露中實含深意，說者比之美國的馬托溫 (Mark Twain) 像這一篇貝諾思亥爾思來的人就是個好例。但在他的猶太兒童 (短篇小說集) 裏的幾篇看來，他又有些像俄國的屠格涅甫如那個集中的「這夜」一篇。美國介紹

新猶太文學的著作家 Isaac Goldberg 說『Sholom Aleichem 從俄國郭克里 (Gogol) 和阿史托洛夫斯基 (Astrovsky 有名之劇曲家，著有名劇雷雨) 學得了作風，而滑稽作品尤像阿史托洛夫斯基。至於他的詩，似乎受了耐克拉沙夫 (Nekrasov) 的薰育。』又說：『若說拉比諾維奇沒有大劇曲家的才能，也不算不公平。看他的獨幕劇 Mazel Tov (意為好運氣，祝頌之辭) 和 Deor Get (離婚) 顯然可見他是不長於戲曲。因為不是弄成虎頭蛇尾，便是使喜劇流為俚劇了。』

拉比諾維奇死於一九一六年五月十三日。

譯後記。

冬

新猶太 阿胥 著

沈雁冰譯

劇中人物

譚布拉 (寡婦) 六十歲

羅麥 (譚的長女) 三十二歲

胡茄 (譚的次女) 二十歲

古斯勃夫人 (媒婆, 常來的人) 四十歲

裘達 (貧苦的鄰舍) 四十歲

薛不林士 (譚的廚子)

高爾特勃 (一個年青人) (在幕後的)

冬

劇中事件發生於北方羣山後的小村。  
時在多雲的冬日，將近正午。

布景

譚布拉家裏。鄉下舊閱閱家式的舊房屋。一間長而狹的房，女郎們住着。房裏的家具都已用舊了。右首有兩只牀，牀上有兩條白褥子；每牀前有一面鏡子，介於兩牀中間，有一口闊而舊的衣櫥。左首，兩個窗洞，窗紗只遮了下半截的窗。從窗的上半截向外望，大概可以看見遠遠的頂着雪的高山。介於兩窗洞之間的，有一個舊的「五斗櫥」，蒙着線毯。上面擺着古玩，瓷盆等等物件。這上面的牆上，就掛着一個時辰鐘，但已停了。牆的四周，貼滿了圖畫，光景都是從各種出版物裏撕下來的。散置的玻璃格盤內，攔着女郎用的零碎小物。右首有一個門，通到耳房。近的

後臺，有一個遮着紗帘的門，通到外室。這門的右首，一個大的黑火爐，火爐前有一把破舊的沙發椅，全部的布景都使人覺到譚布拉的不奢不陋的精雅布置。

羅麥和胡茄正坐在沙發上專心致意看書。

〔譚布拉：態度誠實的一個上了年紀的女人。她戴着彈簧夾鼻眼鏡，身穿厚的黑長衣。在室中來回走着，兩臂隨意掛下。她正想得出神。〕

〔羅麥：身長的女子，頭髮梳得光光的覆在前額。眼際和口邊都有皺紋了。穿一件黑色長褂，拖着厚曳巾。她的眼很快在書上移過。〕

〔胡茄：一個活潑的女郎。穿一件寬身外褂。坐在羅麥肩下。她時時從書上擡起眼來向四下看。這三個人像上述的情形走着坐着，有許多時候。〕

〔裘達：穿着撕破的外褂的一位潦倒朋友。偷步走進室內，冷到發抖，走到沙

發後火爐旁，自烤着火取暖。」

胡茄 「從書上擡起眼來，驚訝着」啊，裘達……「翻過一頁書」

譚布拉 「轉身過來，見了裘達」是你？裘達。喂，有什麼新聞……？

裘達 「在火爐後說」新聞麼？還能有什麼新聞呢？——有些東西吃的人，

他就吃。沒有一些的人，就老是餓着。

譚布拉 正是如此。「重復來回走着」還沒有做生意人來開市麼？

裘達 生意？誰今天還講生意；當此在村裏的人沒法出去，在外的人不能進

來！

胡茄 「擡眼」好不可怕！

譚布拉 他們說已經派出一架大雪橇，帶着一隊人去開路了。

裘達 他們能做出多少事來！風，一夜的風，從山上吹下雪來，早堆得路上高

高的。余拉剛纔在禮拜堂裏對我們說，今天早上他想要到鎮裏去，在路上幾乎被活埋在雪裏。

胡茄 好不可怕呵！

〔一個長的靜默。〕

薛不林士 〔在門口〕中飯備什麼菜？

譚布拉 我沒有絲毫的成見。 〔對胡茄，胡正向空凝視〕叫她中飯備什麼菜？

胡茄 何用問我呀？ 〔重複看她的書〕

譚布拉 〔對廚子〕揀你手頭有的隨便燒些就是了。

薛不林士 番薯好麼？

譚布拉 那麼就是番薯罷。 〔對羅麥〕且慢，我想來你是不大喜歡番薯的，

是不是？〔羅麥不應。廚子走開。一個停頓。譚布拉在室中慢慢地走着，手垂在兩邊。羅麥看下書去。〕

胡茄 〔她無目的地向前注視，於是忽然跳起來，向四面一看〕多早晚了，我詫異呢？〔沒有人回答她，她看那個時辰鐘〕你們這裏的鐘真是好鐘。永不走的。

〔古斯勃夫人進。一個瘦長的女人。假髻下露出一小束的頭髮，戴一個黑色絲帶結在假髻上。她的衣服表出從前是貴品的記號，即如她的一般舉止，也顯出曾闊過來的氣派。她的臉上常堆着假笑。〕

古夫人 早安呀！孩子們都擁爐了。住在這種樣的小村子裏，你還有別法麼？我屋子的外邊——冬。我屋子裏，也是冬……所以我躡進來聽你一下，譚布拉。

譚布拉 〔一見古夫人，就止了步。她怔怔地看着她的女兒有一晌。假裝出歡愉的神氣，說〕 古斯勃夫人！我見了你好不快活！對我說，你近來得意罷？

古夫人 〔走近窗前〕爲什麼我應該得意呢？——外面天氣壞呀。

羅麥 〔因爲古夫人的來，更專心注意在書上了。惘惘然站了起來，假裝不關心似的掩飾了她的心神不安。走到「五斗櫥」邊，無目的地摸索一些東西，於是走回老位子，經過胡茄面前時偷看胡茄一眼。胡茄臉兒正頰紅呢。羅麥露出驚訝的神氣，旋即按住，繼續看書，簡直喃喃的讀得響起來了，讀到重音號都很加力。後來，到底她站起來，不出一聲，從後方的門奔出外去，走時她的曳巾拖在地上。曳巾落在地上，她亦不止步拾起來。室內很是沉靜。譚布拉假裝不會看見。古夫人向戶外看，講論天氣……胡茄仍讀下去，

終於也站起來從右邊的門出去了。」

譚布拉 爲什麼她們都這樣的逃出去，我詫異？她們爲了什麼事出去？

古夫人 「扯她的衣袖」不用多心。這是再好沒有的。

譚布拉 「愕然一跳。看着她，似乎想說話，但又轉一念，不說了。」

古夫人 「帶着打趣的笑容」你知道麼？……他正要到來了……那個少年

正來就她呢……

譚布拉 「驚愕而且畏懼」誰？你說的是誰？

古夫人 他詳詳細細說過：一個年青女郎，還不到十八歲，細條身材，美麗臉

兒……在這里了，「捫着她的衣袋」斯乞華茲勃格寫信給我，說那個少年已

經在路上。他到這里來是做經理人的，代表布洛克公司……

譚布拉 天呀，竟趕着這樣的天氣來了？

古夫人 〔笑着〕這位朋友既是來找心愛人的，這樣的天氣算得什麼呢？

譚布拉 〔不很懂得她的話〕但是快到如此麼？快到如此麼？

古夫人 〔走近譚〕乘熱的時候打你的鐵罷……冷了後……譚布拉——〔直

看着她的臉〕你又要蹈從前覆轍鑄成大錯麼？……你不把你大女兒的

往事做般鑑麼？

譚布拉 但是竟這樣快！……在天的慈悲上帝，此次結局怎樣呢？〔顯出進

退兩難的神氣立着〕

古夫人 譚布拉，不要耽擱時候了……廂房裏本來就是收拾好的不是？〔對

裘達〕請你喚薛不林士進來。〔裘達出去了〕譚布拉你計算一下什麼

是立刻要做的事。

譚布拉 但是天在上頭，你一定要我怎樣辦呢？拿我的女兒，而且叫我親手

活埋伊？

薛不林士 (在門口) 主婦，有什麼事？

古夫人 我的好薛不林士，廂房裏本是收拾好的罷？去，請去看看打掃的乾淨周到麼。今天有客人來呢。你有幾個零錢進益了。

薛不林士 是，好客人。大概不會再是常來我們這兒的那幾位……

古夫人 ……那就是。從前那樣的客人現在又來了……你可以得你向來所得的零錢了……來，我們一定要去看看一切布置弄得對不對……只剩兩個鐘頭的時光了。

薛不林士 (躊躇地看着譚布拉) 主婦，我們該去收拾收拾麼？

譚布拉 我簡直——

古夫人 (對薛) 我對你說「是」。(擺手示意) 快走。(薛走了)

譚布拉 「走近桌子。等古夫人說出來。」

古夫人 記好了我現在對你說的，譚布拉呀。你一定不可再因了那一個女

兒的緣故卻自去耽誤了這一個的終身。不要忘記胡茄如今是二十歲了。一個年青女郎，朋友呀，就好比是樹上的蘋果。正要熟了的蘋果總是美麗而且誘人嘴饞的。有一天既已熟了，便一定要請個人來吃他，並且爲他祝福。如果留在枝頭太久了，那就要凋萎起來……譚布拉，乘熱的時候打鐵……：：：：：不要忘記，時間與機會是不等人的。

譚布拉 但是我大女兒的終身怎樣呢？

古夫人 你任憑她做你路上的障礙麼？不要只顧牽掛着那個了。是這樣辦了更好。

譚布拉 而且我怎樣做呢？

古夫人 沒事。一切事都讓我來。〔出去。同胡茄回來。〕

胡茄 你要什麼，好媽媽？

古夫人 這事用不到怕羞的。也用不到吞吐不說……這明明是不幸，怨不到誰。你姊姊的事就很特別。這位不來求她做女朋友，那位也不來一直把她耽擱成了老處女。如今要找個好配耦可就難了。你休想用你父親遺給你的二千盧布可以做出許多事來……萬一靠上帝的福，羅麥找到一個適當的配耦了，第二個不幸就會降到這屋裏來……

胡茄 〔臉兒紅了〕是，是，但——但是要我怎樣——

古夫人 簡直不算一回事。今天有一個少年男子來看望你……

胡茄 〔懼狀〕我？羅麥年紀比我大呢！

古夫人 那是叫人沒法的事。那是一樁不幸，像我剛纔說過……而且你不

應該爲了這件事受累……那是命——如果你想直等到她先嫁了人，那我怕的你一定要等了許久許久的時候……今天是你的機會。你要明白，有你的機會時，你就取了，不要自誤到像你姊姊的危難地位。記好，你只有二千盧布的賠嫁……

胡茄 我什麼都不知道……媽媽對於這種種的事怎樣說呢？

古夫人 你母親麼？她這可憐的人，好怎樣說呢？……她肩上的擔負也夠

重了，反正是一樣的……羅麥和你都是她的親骨肉。她兩面都心疼的……但倒底她怎樣做好呢，如果只能救這一個，不能救那一個？

胡茄 我都讓母親做主。她怎樣教我做，我就去做。

古夫人 你母親教你快去打扮好了來，因爲時候已經挨遲，一個鐘頭裏他就

要到了。〔胡茄退出〕

譚布拉 「當她們說話的時候，她老是垂手立着。此時忽然叫起來。」 我怎

麼辦呢？ 我怎麼辦呢？

古夫人 怎麼辦？ 你瞧，一切事都是十備齊全了。 你瞧胡茄已經打扮好了，

把你的大女兒藏在一處什麼地方纔好，不然，要被他發見——上帝恕罪！

——這家裏還有個大女兒了……那是惹人起疑的……這就會壞事……

譚布拉 往常有少年男子來時，我們總是藏過了小的女兒——如今我們卻

不得不藏過長女兒。可憐的可憐的羅麥呀！你這事真是天數罷！

古夫人 那是她的命薄，可憐的孩子……只可怨自己……哦，如今我一定

得走了。 譚布拉，不要空費光陰。 時候愈晚了。 「一邊走出去」譚布拉記

好，這是關係你女兒幸福的事。 「出去了。」 譚布拉仍站在屋子中央，疑惑

地默着。 ——幾次走到門口，而且正待旋轉門上的鈕，又轉了個念頭。 後

來急急從門旁走到窗邊。門也開了，羅麥進來，哼着一支曲調。走到「五斗櫥」旁，像是找一件什麼東西。」

羅麥 「對自己說」她去了。

譚布拉 「忽轉身背窗向內」對我說，我的女兒，只這一次，這事以後的結果究竟怎的？

羅麥 「立刻站住了」今天怎的你那樣煩悶？那老東西又來你耳朵旁嚼舌頭了？下次她來時，我要當着她面前重碰那門呢！「她怒氣沖沖的正要走出去。」

譚布拉 「緊跟着她，叫道」羅麥！羅麥！我有點事情要對你說。

羅麥 「在門檻上轉身」你要說的什麼事？「很急切地等她母親的回答。」  
後來到底在近旁的沙發上坐下。」

譚布拉 告訴我，我怎樣辦好？你的不幸的母親怎樣辦好？

羅麥 「靜靜的瞪視她母親的臉」你要我怎樣呢？敢是我累你的忙？那麼，

我就出去，自過活了。

譚布拉 我苦呢！你分明早曉得是怎麼一回事。你這種話說他做甚？

——但，到底我是你的娘。我的心兒被憐憫撕破了——

羅麥 「帶着可怕的笑」憐憫……但是我求你，母親，不要在我身上空費什麼

憐憫了……「一頓。於是帶怒說」好上帝，我不曉得……「縮住了話。

忽然接下說」誰配來憐憫我？……誰（我）又來請什麼人干涉我的事？

我是滿意的了。我不在意嫁人這上頭——那麼這是誰的事呢？

譚布拉 我是你的母親。統說過了，統做過了，我不能白看着心裏不痛呵。

羅麥 「喊」但如果我不在意這上頭，誰又應當爲此煩悶呢？

譚布拉 可是我能做到麼？這是碎我心的，我告訴你。我如何忍得住，當我

看見你，三十歲的老姑娘，坐在家裏……

羅麥 「打斷她的話」爲什麼這就叫人煩悶？爲什麼？我僅僅不在意嫁人

——這不關別人的事。

譚布拉 但是記好。「走近羅麥身邊，低聲耳語」胡茄呢？……

羅麥 「聲音很大」誰禁止她嫁人呀？

譚布拉 你，你！

羅麥 我……：：：哦，那麼我把我的地位讓給她。「神思亂了。」取了近旁的一

本書，無心地亂看。」

譚布拉 「智窮才盡了」幾次想走近羅麥，又退回。後來終於自在一個角隅

坐下，自對自說。」我真是不幸的母親！天上的好上帝，我怎麼辦呢？我

向那一面好呢？〔看着羅麥。羅麥滿心在想，不保，有好一刻，各無一句話。忽然間從隔壁房裏傳來了動作的聲浪。裘達的趣聲正在發令呢。

『這夾竹桃放到窗邊去』……『窗帘把鏡子遮住了』……羅麥舉目看她的娘，似乎是要她說明何以收拾房子。譚布拉直視窗外，避開她女兒的視線。終於她說了。外邊的天氣可怕。〔聲音變抖〕我不懂爲什麼叔父處沒有信來。

羅麥 〔不回答。既而立起身來，走到櫃邊，找一些東西，而且哼着一個調子，想掩過她的情緒。〕

『太陽在西邊沉下去了，在如火的天，在如火的天……』

譚布拉 〔忽然，聲音如泣如怨的說〕女兒，告訴我，我不是你的娘麼？〔她的聲音被眼淚阻斷了〕否則，是不是我不能懂得……〔哭的很苦〕

羅麥 母親，你要我怎樣？……唉！……〔她離開櫥，抓住了放在桌子上的書，仍回到沙發旁坐下。 假裝深喜這書。〕

譚布拉 爲什麼你和我這樣假惺惺的？ 倒像我和你全然是路人……你的困難不就是我的困難麼？……胡茄也長成了，身量也滿足了。 人們也來說過親。 一天一天過去……時間飛去……她也要老起來；她已經二十歲了。 可不是，女郎在這時候，大都做人家的妻了。 我一個苦孀婦，能怎樣辦？ 上帝，我將怎樣辦？

羅麥 〔似乎是念着書上的句子〕他們早要嫁她出去呢。

譚布拉 那麼你自己呢？ 怎麼了局呵？

羅麥 〔可怕的笑〕將來怎樣了局？ 我活下去，我也有死日。

譚布拉 那樣的生活，你叫做什麼生活？ 日夜靠着火爐坐了，念書。 倒底書

有什麼好處？你爲別人的故事空費了你的一生……有什麼目的？什麼好處？……我從前對你提起過這個，我警告你；不止一次，也不止兩次——

『羅麥，羅麥』我對你說，『不要隨便錯過你的機會！……你總得和這位談談，和那位出去走走，直到有個寶貨來黏着你，什麼都依你……那時你是和玫瑰花一般的新鮮呢。那時他們都來繞着嗅你的香。嗅了又去……於是玫瑰花萎謝，花瓣凋落，香氣也銷散了……女郎也都有她的時季；時季一過，她就完了……我警告你，但是你總不肯聽我。我，你的不幸的娘，還有什麼法子？』

羅麥 原來說上了這許多話都爲的要我結婚？——很好，得了。我就嫁人罷。她（指古夫人）早已在這里了。他們又正在收拾屋子。今天有候補的新郎來。——很好——我不問他是何等人——我也不要去看一看

是我喜歡的否——我是滿意了。我先嫁，如果你心下要這個。〔暗暗地歡喜這機會，誤會了譚布拉的用意，而且也不覺到那來的少年不是拜望她，卻是拜望胡茄〕

譚布拉 〔懼狀〕但是……我兒呀！……

羅麥 很好，很好，既然你心中要這個……在我都是一樣的……我願意立刻嫁出去……從此你永久絮聒不着我……我是滿意了。我立刻就去打扮好來……我的長褂那里去了？……我一切都依順你，你怎樣說，我就怎樣做。……〔跑進別室〕但是記好，往後可別再尋我的錯處。

譚布拉 〔顯出盼切的進退兩難的神氣〕好上帝，現在我怎麼辦呢？〔靜默少頃。天漸漸黑了。胡茄急步跑進來，穿了一件新的綢外褂，還沒有扣上鈕子呢。〕

胡茄 媽媽，請替我扣上鈕子。

譚布拉 「很溫柔的走近她」來，我的心肝。我來替你穿好了。今天你的新

郎要來。可憐的無父的孩子。」

羅麥 「從別室」母親，我穿那一種衣服呢？穿我的赴宴花褂好麼？「譚布

拉不答。仍替胡茄扣鈕子。」

胡茄 媽媽，羅麥叫你呢。

譚布拉 這就好了，我的心肝。不管他。願上帝降光榮和幸福給你。

羅麥 「從內」胡茄那里去了？讓她來幫我穿衣服。「看台上，天色很是黑

了，竟辨不清是胡茄」那邊是誰？「沒有回答。倒好像譚布拉和胡茄都不

會注意到。」

譚布拉 「仍和胡茄說」且慢，我愛，你父親——願他在天的靈魂安寧——

遺下有一個真珠串，等着有可靠的新郎來時，給你圍在頸頸上，好引起他的愛好。

羅麥 「她已猜透這事的實際，明白那位來的少年是爲胡茄不爲自己。怔怔

然有好半晌。綢褂從她手裏掉落了。在先她想悄悄地偷走退出這個屋，但不可能。她就很快的走到譚布拉和胡茄面前，柔聲說：「母親，讓我來罷。我爲了新郎來打扮她。」母親把胡茄推給羅麥，就出去了。胡茄羞得低了頭，也想跟着娘出去。羅麥止住她。」

羅麥 你爲什麼當我面前也要害臊呵，好妹妹？……這事我都知道……不

要因爲了我而懼怕……也不要害臊……我不是你的姊姊麼？你的幸福不就是我的幸福……我的——幸福麼？

胡茄 「站在那里，神經昏亂，猶疑不決。」

羅麥 來，妹妹，讓我替你梳頭。〔胡茄在羅麥面前跪下，羅麥開始梳她妹妹的頭髮，〕你的頭髮，妹妹，美麗，絲光，而且烏黑，和夜色一樣……你有這般風雅的姿勢……你是個耀目的新娘啊。〔挽起胡茄的頭髮〕

胡茄 〔忽然從羅麥身邊縮開，於是倒在她姊姊的懷裏，很苦的流下淚來。〕

羅麥 〔舉起胡茄的頭，假裝笑容說〕你這可愛的小傻子，你哭什麼？因為要出嫁麼？那正是相反！你正該快活呢！〔胡茄用大力抱住了羅麥竟出聲嗚嗚咽咽起來，好半晌不曾止聲。此時羅麥替胡茄掠整了頭髮。外邊有雪橇上的鈴聲。羅麥拉起胡茄來，趕快整理好她的衣服……外邊已有脚步聲可以聽得了。〕

高爾特勃 〔在內〕承不棄我當自報個名。我名叫高爾特勃。我代表布洛克公司的支店。

譚布拉 台駕光臨，榮幸之至……〔有腳步聲可以聽得，似乎有人從這間房走到那間房。右方的門開了。一線的光射到這黑暗的臺上。譚布拉探頭在門口。譚布拉續說〕胡茄，我來。〔胡茄對羅麥看〕

羅麥 〔替胡茄擦乾了眼淚，推她到門口〕去……去……去……〔胡茄不抵抗。從右方的門出去，出後把門帶上。臺上又黑暗了。〕

胡茄 〔在內〕我很喜歡能會見你。

〔有人在外把百葉窗也關上，……臺上更黑暗了。……從百葉窗的縫中透進落日的紅光。少頃之後，裘達從後方的門進來。〕

裘達 〔見了羅麥，正想退後。作咳，引起她的注意，然後走到火爐後取煖。〕

羅麥 〔見了裘達，她就故作尋覓一物之狀，不理會有人。於是，輕輕舉步，走向房的後身，似乎此時方看見了裘達〕呀，裘達，喂，外邊怎樣了？

裘達  
〔搓他的手〕更冷的可怕呀……

〔幕落〕

『自從潘萊士死於一九一五年春初，新猶太文作家的王袍就落在阿胥 (Sholom Asch) 的肩上；又自阿爾泰 (Sholom Aleichem) 卽 Solomon J. Rabinowitsch 阿爾泰是他一打假名中最著名的一個〕死於一九一六年五月，阿胥又成了最出名的猶太作家。

『阿胥生於華沙附近，約在四十年前。二十四歲時發表市鎮的第一章和戲曲歸來，始得大名。他常被人擬爲猶太的莫泊桑，但這是祇就他的短篇小說而言；在戲曲方面，他的復仇之神在柏林大成功後，就得和大演劇家萊因哈特交友。他通五六國文字，天生的藝術嗜好者……』

「他常被責爲描寫色情者，他的著作中，有許多著作誠然如此；但亦易被錯視。如裘夫薩的女兒一劇倒底還是道德的……這裏的一篇冬和賓斯奇的被忘卻的靈魂一樣，寫又一個自己犧牲的姊姊，但兩不相犯……」（以上皆譯 Isaac Goldberg 的新猶太六劇每篇的小引。）

阿肯是戲曲家亦是小說家；長篇小說摩西老人和他的長劇復仇之神相彷彿，都把果報作爲情節的。

### 譯後記

## 淑拉克和波拉尼

新猶太 S. Verdroff 原著

沈澤民譯

街的這一邊是愛利加萊勃的磨坊，街的那一邊是海爾配林的印刷局。

磨的輪子和印刷機器的輪子用兩個年老的動物推轉。磨坊的輪子是波拉尼推着，還有那一個是淑拉克推着。

蹣跚了前面的左脚和後面的右腳，背脊的形狀像個駱駝，一個眼珠上蒙了一張翳，一個有些瞎了，亂蓬蓬氈絮一般的頸鬣，一把又短又稀的尾棕，皮色像燒焦了的稻柴，頸上有兩個陳年的傷疤，一個軟弱的垂着的下唇，表示十代以來替猶太的趕馬車人運水運沙人辛勞過度的馬們所遺傳着的愁苦——這便是波拉尼了。

又高又瘦，一個臉，滿披著散亂的灰棕色的頭髮，幾乎垂到年老晦黯，常常分泌眼淚的眼睛上，濃厚的蓬鬆的眉毛倒掛着，左邊的拐骨凸出得分明——是跌一交的結果，形狀像一個四脚全蹺了的疲馬，而且帶着曾經過了三十五年兵營生活的記號——這便是淑拉克。

兩個之中誰的年紀頂老，還是淑拉克呢，還是波拉尼，是不容易斷定的。

每天早晨，愛利加，萊勃牽着波拉尼到磨的輪子邊，把他帶在輓木上，取一束乾草放在他的前面，就開動了輪子，常常用這幾句話向他說：

「你這死骸，推着走罷。」

波拉尼就推着走起來了，一面走一面吃，一面吃一面走。吃倒還沒吃飽，走可已經走倦了。他想要停一下舒舒服服的吃。輪子已經上前去了，牽了他的頭也前進，前進，前進不已。他氣喘了。他的肚皮像風箱一般的抽着氣。他的腿不願走

了，他的頭垂下了；可是他不能休息。

他的力氣已經用完了，便想把草料吃一點壯壯力。他費死勁嚼起了一口齷齪的乾了的草料，一面嚼着。一面倒有一大半早已落在輪子上，輪子是牽着他向前，向前，向前不已，不讓他休息。

準對着他，正當屋頂的下面，有一扇小窗，已經被麵粉屑障滿了，波拉尼從這窗裏沒法看見了一小片青的天空。他以為這就是往年的芳草路了，在當時，他曾把頭舉在空中，高高興興的搖着鈴子在上面馳騁過，回來的時候在馬房裏吃小麥。過了些時，他運輸重負了。那也不算十分壞。他仍舊可以看見綠的田野，有時還可以在地上啃起幾片肥美的鮮草。就是他改運了水笛子的時候，也算好的。他可以時時休息。還有些時候有小孩子給他一片鹹麪包吃。現在此地啊——走，走，只是走！

波拉尼有些昏眩了。他的下脣垂的更低些，濃厚的涎沫從脣上滴下。一種舒適的倦感鑽進了他的骨髓。他希望站着作一分鐘朦朧的渴睡——一分鐘就夠了。再也不要多。他的眼睛不由的合攏來了。他的腿僵直了，伸開了。可是他忽然覺得那繩子牽着他的血脈。他驚醒了。他噴嚏了三次，很想笑一笑，但是只發出了一種短促的粗濁的咳聲。他把身體抖了一抖，又向前走，向前，向前，向前不已啊。

\* \* \*

天剛剛破曉，淑拉克就開始運轉印刷機器的輪子了，轉，轉，不歇的轉。

每天早晨的時候，他的身子像個木偶一樣。他的四肢沒有一個可以動擡；他的手和腳只是抖戰。他腰間的舊傷痛使他不致於忘記了他自己的身子還在世界上。每把輪子轉一次，針刺般的痛楚便像鞭打一般的閃過他的背上和腰間。淑拉克他自己這樣想：做做工身子熱了就要舒服些了。他把輪轉快些。他馬上就力

竭了。他這凹陷的毛氈氈的胸前淌滿了汗。他頸上和臂上的血脈漲得像繩索一般。他手上的傷癥擦在輪子上亮燦燦的木轉手下，像火一般的發燒。他的膝骨覺得不像是屬於他的了，然而他們卻給他痛楚。他的眼睛裏邊充滿了焦灼的水，眼珠幾乎漲大到要突出眼眶之外了……淑拉克想要把輪轉緩些機器上的童子卻來催促他：

『轉，萊勃，淑拉克，不要睡覺。』

這個穿藍布衫的童子連連的把白紙送到機器上。他工吹噓唱歌，侑他的工作。

淑拉克連休息都想不到。他運轉那輪子，轉，轉，只是轉。屋子都繞着他旋轉，機器和孩子跟着他一塊兒轉。像做夢一樣，他想起了他少年時候的景像了——那時是一個赤腳的孤兒。有一次他想去溺死，因此挨了人家的一頓打。又有一次他

想吊死……又有一次人家要殺他，血從他的喉頭淌下……一隊一隊的兵在路上走，他們的鎗管在太陽裏閃光……喝污濁的水是禁止的……哈哈，他們歡呼。潑蘭夫那攻破了喝威士忌酒……結了婚……西芭是一個健旺的女郎……什麼是，每天四十戈北要儉省些的。幸而沒有孩子。但是，說不定到現在他能賺錢了，可以幫忙他的爹媽呢。唉，唉淑拉克這樣沒有精神……哦，哦……活潑些……快跑……

他振了振身體提起精神。他再去運轉那輪子，轉，轉，轉個不歇。

天色既暮，波拉尼已經昏昏沉沉的快要跌倒在他的輪子上了，愛利加，萊勃來放了他的工作，把他牽到外面的院子裏。

The Short Stories Magazine Series  
**Yeddish Short Storie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四年四月初版

\*\*\*\*\*  
 此書有著作權  
 必究  
 \*\*\*\*\*

（小說月報叢刊）  
 新猶太小說集（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輯者 小說月報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盤龍街中市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上海盤龍街中市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西安南京杭州  
 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長沙  
 商務印書館  
 常德衡州成都重慶廈門福州  
 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貴陽  
 張家口 新加坡

分售處

#87

90007